过年的打开方式是什么？也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只要我们保持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不管身处何地，采用什么方式，都能拥有一个有滋有味的春节

花馍香满堂

蔡立鹏

过年是富平人最快乐和难忘的时光，淳朴的乡人放飞着心情，拉长着幸福

我一直很佩服母亲的手，它有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也和很多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农人一样，能赋予许多平凡事物美好的韵味。比如，一块面团，就能在母亲的手里成为赏心悦目的造型。

按照老家陕西富平的习俗，过了腊八节，就进入了春节时段，扫屋子，祭灶神，买年货，炖肉。哪怕是烟熏火燎的旧房子，也一定要用报纸糊上，或者刷一层石灰白。哪怕是一件旧衣服，妈妈们也会精心地缝补、裁剪、洗净，让其看上去焕然一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吃，一到年关，孩子们的馋虫就呼啸而出，看着大人们宰鸡割肉、压面蒸馍，磨白面、炸丸子、蒸盘子，就急切地盼着年快些来。

年前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蒸“花馍”，这项细致而显示主妇能力的任务，自然非母亲莫属。

捉襟见肘的日子似乎能催生人们无限的创造力，以面食为主，自然要在面食上做文章。

传统的富平“花馍”不仅是春节的主角，村里逢婚丧嫁娶，或者孩子过周岁，清明上坟都要蒸相应的“花馍”。祭祖供奉的花馍多以大型的图案和飞禽走兽、水果蔬菜为主，如“龙凤呈祥”“二龙戏珠”“丹凤朝阳”等，要求典雅优美、逼真生动。孩子过周岁，外婆家一定会送“小老虎”“老鼠”“兔子”“鱼”等等，以示人丁兴旺、幸福吉祥之意。给老人祝寿，要送大寿桃花馍，以求平安吉祥，恭祝老人延年益寿。

这些林林总总、用途各异的“花馍”在与母亲一样的村妇手里制作完成，成为那样一个贫乏年代赏心悦目的“艺术品”，丰富了村野，愉悦了孩子们的世界。

过年的“花馍”是所有花馍中的至尊长老，具有最高地位。春节前蒸的“花馍”主要是供奉祖先的“献碟”和拜年时相互赠送的“礼馍”，那时候过年，能给亲人送一两个白面馍馍就是很好的心意了，如果是精工细作的“花馍”那就更是有面子了。礼馍分为三种：一种是媳妇要给娘家带的“大馍”，状如蜗牛壳，里面包的是菜油、干面、葱花合拌的馅；一种是带给不太走动的远方亲戚的“小馍”，形如菱角；另外是自家吃的馍，做成老虎、小鸟、鱼等各种吉祥动物的形状，在馍顶部表面会用红色颜料点上红点，象征吉祥。

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乡村中到处可见互送礼馍的欢快场面。

母亲做这些造型各异的“花馍”最常用的工具一般是木梳、顶针、剪刀、菜刀、筷子等，一番搓、揉、压、折、卷、拼、剪、贴、扎、捏，一个动物或者植物造型就栩栩如生了。再加上用红豆、黑豆、红枣、花椒点制的眼睛，放在笼屉里蒸上半个多小时，出笼以后，用红、黄、绿等食用颜料把花瓣、枝叶一染，鲜灵灵、活生生、香喷喷的喜庆花馍就做成了。花馍晒干之后不变形，耐储存，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

在老家富平，妇女几乎人人都是制作礼馍的高手，年长的妇女技艺更是高超。她们捏啥像啥，虎就是虎，猫就是猫，鱼儿就是鱼儿，各有神气。虽为静物，却有动感，就像活的一样。

过年是富平人最舍得铺张的日子，更是一年中最快乐和难忘的时光。人们互相拜年，互相祝福，坐在炕头，吃吃喝喝，拜祖先，问候亲人，生活的所有艰辛在此时都暂且放下，淳朴的乡人放飞着心情，加深着亲情，拓展着友情，增强着感情，拉长着幸福。

后来，母亲跟随我离开了家乡，乡情和乡俗似乎也在时光的消磨里渐渐变淡了。但是每到过年，母亲还是会蒸几笼馍馍，这其中也一定会有几个简单的“花馍”，或者是一只胖胖的老鼠，或者是一条灵动的小鱼，它们玲珑而可爱，这些熟悉的形象既带给我感官的欢愉，也让我念起故乡，念起那个遥远的小村庄。

侗家年味

谢以科

捧一杯传承秘制的侗寨龙珠茶，敬天，敬地，敬年，敬老，虔诚满怀，一饮而尽，开开心心欢聚一堂，红红火火迈向新春

奶奶从老家来了电话，说家里今年收成好，炒了好茶，种了大糯，养了土猪，榨了茶油，鸡鸭鱼肉样样有，年关已至，就等着你们回家过年。我听出了奶奶那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企盼。

奶奶的嘱咐是情理之中。近些年来，每到年关，爷爷奶奶就早早地盼着我们回家过年，说城里毕竟不是家里，即便年货堆积如山也没有家的味道。以往，大年三十之前我们没有如期而至，老人心里总会忐忑不安，生怕我们又以各种借口遮盖食言。

爷爷奶奶有三个儿子，我爸、二叔和小叔。三个儿子又各自娶了外地的媳妇，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七个孙女要么漂泊他乡，要么外嫁异乡，要么异地求学，只有到了年关，过了侗年，这堆散落一地的“零件”才又得以重归故里，老人这才得以放下心中的忧虑，释放出布满苍老的灿烂，仿佛这个时候的家才是他们想要的家。

侗家年味儿，与老家分不开，确切地说，与老人的企盼分不开。我从奶奶的来电中听得出来，她说家里今年收成好，这个也有，那个也足，就差我们这股“东风”从天而降，像是只有等着我们到了家里，一年的收成才算是圆满的。我有些心酸起来。两位老人早应在夕阳下颐养天年，而今却一年到头在老家忙碌着，即使叮嘱过他们不要辛苦也是徒劳，说是习惯了农忙的节奏，实则是在帮我们挽留家乡的年味儿。那些看似贱价的土货恰好成了我们追寻年味儿的根。

依照侗家的过年习俗，奶奶说到的每一样收成都会按着一道道特定的工序演变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土年货，这些才是陈酿年味儿的主要材料。

临近年关，到了杀年猪那天，老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年猪落地，儿孙满堂”。这是老人们的夙愿，也是侗寨过年的一大热闹景象。年猪是家里分量最重的年货，一百来斤不算小，两三百斤不算大，杀猪大事自然要落到家里人来带头承担。倒不是说一定讲究主客之分，另一层的解释是这家归根到底有人回家过年团聚了。在老家，杀猪之日便是房族兄弟姐妹和寨里亲朋好友一起欢聚、共享丰收之日，杀了年猪，吃了刨汤，熏了腊肉，灌了腊肠，腌了酸肉，从头到尾热热闹闹三五天后，年味儿也就愈加浓厚了。

我喜欢吃奶奶蒸煮的高山大糯，有嚼劲，香气足，捧在手里揉成一团，再抓上一块陈年酸鱼，一口糯米，一口酸鱼，左右开弓，乐此不疲。但到了过年，蒸出来的糯米除了留一部分食用外，更多的则是用来制作糯米糍粑。糍粑制作颇有讲究，奶奶告诉过我，从浸泡大糯到蒸煮大糯，到捶打糯米，到手抓糍粑，再到加印红花，最后到泡水储存，前前后后共有六道工序，少一道工序成不了样。我曾说，现在送礼都兴送烟酒水果，送营养保健品，送红糍粑送红糖片已不多见，也略显小气，加上我们吃的并不多，糍粑可以少捶，或不捶。奶奶自然不会屈服于我的理由，说过年要有过年的样儿，丢什么也不能把年味儿丢了，过年给人送团圆送吉利谁都稀罕。因此，等到一排排印有红色八角图案的圆形的糯米糍粑次第有序地摆放到桌面上，迎面飘来一阵阵夹着大糯和茶油的清香，这才算是又完成了一件要事，这般场景在侗年之际延续已久。

在侗寨过大年，自然离不开打油茶。奶奶是打油茶高手，耐心，细致，用情。她说过，这些年我们长期在外，难得吃上一碗地道的家乡油茶，既然是回到了家里，肯定要喝上最好的油茶水。她便大清早趁着雾气从山上摘来百年古树茶叶，回到家里生起柴火，架起铁锅，滴上野生茶油，倒入山泉水，又将茶叶放入锅内，煮、炖、打、熬，等到油茶满屋飘香，舀出，配以阴米、花生、油果、葱花等佐料，一碗热喷喷的香气四溢的油茶就摆到了面前。品之，甘、醇、香、滑，家乡的味道萦绕舌尖。这是回家的福利，也是老家的另一番年味儿。

捧一杯传承秘制的侗寨龙珠茶，敬天，敬地，敬年，敬老，虔诚满怀，一饮而尽，开开心心欢聚一堂，红红火火迈向新春。

书店里的默契

张艺良

在书店里，大家天南地北地闲谈，分享着自己过去一年的经历、感悟和收获

春节回家做什么？这对很多从一二线城市回乡的人而言，都是一件苦恼的事情。

在乡镇或是县城，从除夕开始全城就会切换至春节模式，除了专营团圆饭的餐馆，其余一律暂停营业，这让在大城市里习惯了丰富活动的人们感到无处可去。但对我而言，回老家自有去处。

我的老家位于浙东沿海，作为全国百强县，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节奏，过年团圆对这里的大部分人而言，就是一大家子人出去聚餐。每次吃饭结束，对于唱歌、打牌这些过年常规活动不感兴趣的我而言，会选择去一个更让我感到自在的地方，书店。

在老家的江边，有一家经营了近20年的小书店，店主姓黄，是我母亲的老友。因为店主生活、工作皆在此，这家书店几乎全年无休，他自己也把书店定位为“朋友和家庭”。很多书友会在这里共同分享许多美好的时刻。

记得有一年过年，浙江遭遇寒冬，虽然开着空调，但在临街的书店依旧让人感到寒意逼人。想不到，黄先生早拿一个铁质大火盆，放上烧得通红的无烟炭，放在店里的青砖地面上，不但暖意阵阵，还颇有情趣。

这时，陆续有书友带着好茶、好酒、美食，来到书店，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想分享给大家的美好。这样的聚会无须预约，默契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沏好茶、醒完酒，摆好美食，每个人都像是这里的主人。

窗外开始飘起了雪花，围着暖暖的炭火，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大家天南地北地闲谈，分享着自己过去一年的经历、感悟和收获，这里有莫逆之交、忘年之友，一群志同道合人的相聚，总能产生太多美好的话题。

在当地很多人眼里，黄先生并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有太多的商机，选择实体书店似乎并非是明智的选择。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小县城开始涌现出一批有品质的实体书店，只有黄先生坚持到了现在。

这份坚持也许很难以商业收益来评判，但在很多爱书人的心中，这份坚持带来了最具价值的存在。来到这里，能够寻觅到志趣相投的朋友，思想可以有交流和碰撞的契机。在文墨纸香间，与你对话的，是古今中外众多伟大的头脑。

很多人心中，这样一家书店已经超越了书籍买卖场所本身，转而演变成一个能够传承传统、沉淀思想、传播价值的精神家园，是俗世里的一股清泉。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这更是文化层面的一张重要名片。据我所知，许多到访小城的文化名人，都会在本地好友的陪同下，来这里进行一场聚会。

今年，在电商的冲击下，单纯零售图书的经营压力太大，为此，黄先生进行了一次小小的转型，加入了简餐的元素，但书籍依旧是主题，用书籍、草木营造的氛围更有情调，也更符合现代人对“第二客厅”的社交诉求。

扭着秧歌拜大年

李尚飞

那种文化的根就自小种在心里，无论走出多远，都能听到父母呼唤着回家过年的声音

鞭炮炸响了，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向村口涌去，喜气洋洋的小脸上传递着同一个信息——秧歌队和高跷队就要来了！

扭着秧歌挨家挨户去拜年是家乡的年俗。不过近年来，他们拜年换了一种方式——专门去那些外出打工、在外工作、在外上学而回来团圆的人家去拜个年，为他们添一份祝福，增一份热闹。

年前，住在村口这家在外地的儿子、女儿都带着配偶和孩子赶回来了。风雪再大，也挡不住他们思念的心，也阻不了他们归乡的脚步——既然先民们遗留下来这么一个用以团圆的节日，那么，就用真实的行动诠释它好了。不是么？那种文化的根就自小种在心里，那时渴望的那颗甜蜜的糖，那时期盼的那件新棉袄，就化作一股如春水般流淌的情愫，埋藏在最深处，无论走出多远，都能听到父母呼唤着回家过年的声音。

父母满怀温情的絮叨，还热在儿女的耳边；儿女献上的那杯酒，还在父母的嘴角流溢着芬芳。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站在门口，等待着秧歌队和高跷队的到来。

穿红戴绿的秧歌队先来了。他们脸上夸张地涂着与灯笼一样的红，黄色的表演服在腰间一束，显得粗犷而干练。他们排着队一边敲鼓，一边依次走到院落里。按当地的风俗，先到上房里给这家祖先敬个礼，上炷香——那里，团聚起来的一家人点燃的祭祀祖先的香还冒着袅袅青烟。然后大声地喊几句拜年的话，主人感谢的话语还没说完，便随着震天响的锣鼓声狂放地舞动起来了。空旷的院落被他们这一舞，预示着晦气被驱除，来年有一个好兆头呢。那么，就起劲地舞吧，腾起的尘土越大越好。外地上学的孩子没见过这种场面，拉着爷爷的手，睁大黑漆漆的眼睛看得乐开了花。

紧接着，高跷队来了，二十多个人先是组成一个圈，然后来来去去地穿插表演。他们手里攥着的扇子和手绢一甩一抖，便把凝滞的寒空划破了；脚下的木跷一提一顿，便有淡淡的烟尘飘起来。那些显得憨厚朴实的小伙子、大姑娘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可到了这时，却尽情地把潜藏的艺术细胞展现了出来，让第一次接触他们的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最可欣赏的，还是他们的歌声：“正月里冻冰二月里消，三月里鱼娃儿水上漂……”异地的情歌被他们演绎重组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也是对那些好不容易团圆享受亲情的家庭的由衷祝愿。看惯了精彩的电视电影，听惯了美妙的流行歌曲，却感觉到只有那种歌声才适合那片土地。也只有那歌声应和着心跳勾起对旧日过年的回忆的时候，才真正认识到在外漂泊时内心的需要。

高跷队刚刚离开，拜年的邻居就上门了。进门的第一句话，却不是对老人说，而是对从远方回家的人说。一句“回来了”的询问，一句“回来就好”的感慨，猛然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哦，虽然走出了那么远，走了那么长时间，但还是在亲人的引颈而望中。

责任编辑 李 丹
美 编 高 妍